齐物论 莫若以明下

蔡璧名

朝三暮四—可曾发现让你欢喜与愤怒的主张, 到头来并无不同?

劳神明为一, 而不知其同也. 谓之朝三. 何谓朝三?

接下来庄子要说一个故事,可是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不这么想,所以我们有烦恼,劳神明为一,我们常常会坚持一件事,然后非常劳神,你觉得非这样不可.

谈个恋爱, 你觉得我非他不可, 其实这都是一种偏执. 你不知道, 其实有变化跟没有变化结果是一样的, 还说不定变化更好呢. 庄子说: 这就是朝三. 我问他什么叫朝三, 他告诉我们, 那个大家都知道的朝三暮四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.

狙公赋茅 (xu), 曰: 朝三而莫四. 众狙皆怒.

有一个养猴的人,这个赋就是赋予,给予,他给予他的猴子们,狙公赋茅,这个芧是什么?是橡食,橡树的果实.狙公他每天喂猴儿的时候也会说话,他就和猴儿说:猴啊猴,我就今天早上喂你们三升橡食,今晚喂四升,怎么样?哎呀,猴子们觉得太少,太少了,三升哪吃得饱?于是就非常生气地集体暴动了.

曰: 然则朝四而莫三. 众狙皆悦. 名实未亏, 而喜, 怒为用, 亦因是也.

狙公见状就说了:不然这样好了,我今天早上喂给你们四升,黄昏喂给你们三升怎样?那猴子就很高兴地说:好啊,好啊,谢谢狙公,谢谢,就很开心.这群傻猴,它们怎么那么傻呢?这给的食物,名义都是芋,都橡食,实质也是橡食,都没有增减,一天都是七升,猴子们一下好开心,一下好生气.可是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,常常也是这样.

在台湾, 我们今天应该最不敢谈的一个话题, 就是蓝绿的对立, 对不对? 蓝绿的对立如果再换成一个语言, 它背后可能或多或少, 在整个历史里面有统独意识存在, 我们觉得蓝才是统, 绿代表独.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, 后来他的书有一度被说成是禁书, 好像是殷海光先生吧, 因为他在台湾的戒严时代他说了一句话, 他说: 蒋介石是 C 型台独, 台独跟感冒一样, 跟流感一样有 ABC 型, 怎么说呢? 因为他不断说, 要反攻大陆都还没有反攻, 说三民主义要统一中国, 也没有统一, 就这样偏安江南, 所以是 C 型台独. 哇, 说完这句话他的书就变禁书了, 可想而知在戒严时代. 可说他说的话, 为什么要被抓起来? 因为如果听了大家不会觉得有一点道理, 可能也不用抓起来, 懂吧? 因为好像有一点道理.

那我们说民进党执政, 陈水扁应该是比较偏独得吧, 可是独是不是个假性台独呢, 不然怎么当了八年总统也没看他真的喊台湾独立呢? 所以如果统也不是真统, 独也不是真独. 那选民为什么要因为他们是统独, 这点意识形态, 这么点蓝绿而去支持他们呢?

当你执著于这个意识形态, 你就可以完全不管你的生活, 你的食衣住行是不是被照顾得好,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就是管理我们衣食住行的人吗? 我记得我以前在课堂上讲这样的话, 别人都听了没感觉.

那时我举的例子是,我的老家在现在的新北市,然后我常会走路回家,从台大,以前,然后因为走路回家就要避开车流,所以会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,会经过一个有点可怕的隧道,那隧道里有可怕的壁画,不管谁执政,一直换人,那壁画上很可怕的文字跟图像都没有被清掉,当然我也没有很尽责打电话去反映啦.然后呢,那个天桥,在上下学走路的时候,只要是雨天,噗啾,那地方永远都噗啾,所以我在想,其实谁执政我并不在乎,但我总希望这个地下道干净一点,明亮一点,走过的时候,路人不必觉得害怕,然后人行道好一点,不是吗?

我们谁不想,我们的住,房价很高,很高,这些东西都可以不用管理,就用一个统跟独,一个蓝跟绿就可以赢得选票,那是多傻?我们还这么傻的那一天,我们就是庄子笔下的一只猴子喔.

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, 而休乎天钧, 是之谓两行.

所以呢, 圣人和之以是非, 会把这些冲突调和, 冲突都能够化解, 怎么样化解? 直捣问题的核心, 让争议停止在该停止的地方. 是之谓两行, 都是其存在的理由, 这叫做两可, 什么叫都有其存在的理由?

我们今天说发展经济当然对一个国家,对一个社区都是重要的,环境保育,当然也是重要的,那两个冲突怎么办?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找出既能保护好环境,甚至于发挥好环境优势的一种经济方式吗?一定有的,那如果还没有,那是不是最对的人还没有在最对的位置?有时候我看到台湾发展观光的一些建议,这在庄子的角度都觉得很悲伤.比方说,我们这样的一个亚热带地区,居然要搞一个企鹅馆.比方说,南投这样一个有这么多喝茶文化跟资源的地方,居然不是要盖一个茶业博物馆,而是要盖一个侏罗纪公园,要摆很多的恐龙在这个茶山之间,难道台湾也是一个华人文化园的地方,我们除了黄色小鸭跟侏罗纪公园.

我们没有文化吗?我们没有观光文化吗?我们能阅读的书难道除了《魔戒》>跟《哈利波特》,我们这一代没有共同的语言了吗?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深思的喔.这时候你再去看很多的政策,你会有跟之前不同的眼光.你到了世界各地去旅行,你会觉得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它有在地特色,对不对?它能发挥它的优势,那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爱这块土地,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要注意的,也许有一天你会到一个可以有决定权的位置,尤其是贵班,你们将来随便弄一块地,发展一个什么农园,就可能弄出很有在地特色的东西.

可谓成乎—什么是你心目中的成就?

那接下来, 我们刚刚天南地北地聊, 我们现在要来聊, 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知识? 那关于这一点, 庄子有很特别的说法.

来,请同学念一下: 古之人,其知有所至矣. 恶乎至?

古之人, 其知有所至矣. 恶乎至? 有以为未始有物者. 至矣, 尽矣, 不可以加矣. 其次以为有物矣, 而未始有封也. 其次以为有封焉, 而未始有是非也. 是非之彰也, 道之所以亏也. 道之所亏, 爱之所以成. 果且有成与亏乎哉? 果且无成与亏乎哉? 有成与亏, 故昭氏之鼓琴也; 无成与亏, 故昭氏之不鼓琴也. 昭文之鼓琴也, 师旷之枝策也, 惠子之据梧也, 三子之知几乎! 皆其盛者也, 故载之末年. 唯其好之也, 以异于彼; 其好之也, 欲以明之彼. 非所明而明之, 故以坚白之昧终. 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, 终身无成. 若是而可谓之成乎? 虽我亦成也. 若是而不可谓成乎? 物与我无成也. 是故滑疑之耀, 圣人之所图也.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, 此之谓以明.

好.

古之人, 其知有所至矣. 恶乎至?

古之人, 古时候的人啊, 他的所知到达极致了, 什么是极致呢? 什么是庄子认为的极致呢?

有以为未始有物者. 至矣, 尽矣, 不可以加矣.

居然是有以为未始有物者,在任何的物质现象还不存在的时候,有一种知识,就是在探索那是什么呢?讲的就是心神灵魂,优先于一切具体事物存在,是没有形体,没办法看见的.可是关于这样的一种知识,也就是能提升我们的心神灵魂的知识,在庄子的学说里面,认为是最重要的,最高的知识了,无以复加.

其次以为有物矣, 而未始有封也. 其次以为有封焉, 而未始有是非也.

其次呢, 以为有物矣, 而未始有封也.

是非之彰也, 道之所以亏也.

道之所亏, 爱之所以成. 果且有成与亏乎哉? 果且无成与亏乎哉?

有成与亏,故昭氏之鼓琴也;无成与亏,故昭氏之不鼓琴也.

昭文之鼓琴也, 师旷之枝策也, 惠子之据梧也, 三子之知几乎! 皆其盛者也, 故载之末年.

唯其好之也,以异于彼;其好之也,欲以明之彼.非所明而明之,故以坚白之昧终.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,终身无成.

若是而可谓之成乎? 虽我亦成也. 若是而不可谓成乎? 物与我无成也.

是故滑疑之耀,圣人之所图也.

为是不用而寓诸庸, 此之谓以明.

今且有言于此,不知其与是类乎,其与是不类乎?

类与不类, 相与为类, 则与彼无以类矣.

虽然,请尝言之,有始也者,有未始有始也者,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.

有有也者, 有无也者, 有未始有无也者,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.

俄而有无矣, 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.

今我则已有有谓矣, 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? 其果无谓乎? 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, 而太山为小;

莫寿乎殇子, 而彭祖为夭. 天地与我并生, 而万物与我为一.

既已为一矣, 且得有言乎? 既已谓之一矣, 且得无言乎?

一与言为二, 二与一为三. 自此以往, 巧历不能, 而况其凡乎! 故自无适有, 以至于三, 而况自有适有乎!

无适焉, 因是已?

夫道未始有封, 言未始有常.

为是而有畛 (zhen) 也. 请言其畛: 有左, 有右, 有伦, 有义, 有分, 有辩, 有竞, 有争, 此之谓八德.

六合之外, 圣人存而不论; 六合之内, 圣人论而不议; 《春秋》经世, 先王之志, 圣人议而不辩. 故分也者; 有不分也; 辩也者, 有不辩也.

曰:何也?圣人怀之,众人辩之以相示也.故曰:辩也者,有不见也.

夫大道不称, 大辩不言, 大仁不仁, 大廉不嗛 (qian), 大勇不忮 (zhi).

道昭而不道, 言辩而不及, 仁常而不成, 廉清而不信, 勇忮而不成.

五者圆而几向方矣.

故知止其所不知, 至矣!

孰知不言之辩,不道之道? 若有能知,此之谓天府.

注焉而不满, 酌焉而不竭, 而不知其所由来, 此之谓葆光.

故昔者尧问于舜曰: "我欲伐宗, 脍, 胥敖, 南面而不释然, 其故何也?"

舜曰:"夫三子者, 犹存乎蓬艾之间. 若不释然何哉! 昔者十日并出, 万物皆照, 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!"

问题与思考

- 1. 试着在你原本缺乏好感的人身上,发现一件令人喜欢或值得欣赏,尊敬的事.
- 2. 如果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你最喜爱的春天而没有夏, 秋和冬, 如果二十四小时都是你最爱的夜晚而没有白昼, 你觉得好吗? 那么在下一次面对即将引爆的争执时, 你能否像习惯黑夜与白天, 像面对春夏秋冬更迭般, 安然自在地接受不同地观点?
- [1] 蔡璧名, "正是时候读庄子: 庄子的姿势, 意识与感情", 天下杂志出版, 2015.

2020年9月4日北京.